

Mathilda Savitch

马蒂尔德·萨维茨

一个少女的成长史

(美) 维克托·洛达托◎著

龙淑珍◎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为了给姐姐的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她必须冒着一切危险……

版权已授

意大利，日本，巴西，以色列，荷兰，德国，韩国，法国，西班牙，土耳其
荣获2009年美国著名连锁书店 Barnes & Noble 新人发现奖

Mathilda Savitch

马蒂尔德·萨维茨

一个少女的成长史

(美) 维克托·洛达托◎著

龙淑珍◎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1-3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蒂尔德·萨维茨 / (美) 洛达托著; 龙淑珍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143-0573-9

I. ①马… II. ①洛… ②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8924号

版权所有 © 2009 by Victor Lodato

版权许可人: McCormick & Williams.

经由安德鲁·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

作 者	[美] 维克托·洛达托
译 者	龙淑珍
责任编辑	张桂玲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	www.xdcbs.com
印 刷	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5.5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0573-9
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为了我亲爱的妈妈，

索菲，

永远的礼物

孩子生性天真，
热爱正义，
而大多数我们成年人却极其邪恶，
自然喜欢得到宽恕。

——G. K. 切斯特顿

马蒂尔德·萨维茨

第一部分



第1章

我想变得可怕。我想做可怕的事情。为什么不呢？我的生活是如此枯燥无味。正如现在，虽然是晚上，但又没到睡觉的时间，出去又太晚。爸爸妈妈在看书，他们的眼睛就像复印机里面的光线一样移动着。今天晚上，当我把碗盘放到洗碗机里面时，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盘子。我跟妈妈道歉，说盘子自己滑下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但这就是我，我想变得更坏。

我做错了事情，男孩们都指给我看。扯下蜘蛛的脚，诸如此类。邻居凯文·莱德和他的朋友都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城堡。但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我只是个孩子，所以是男是女没有关系。换成现在，如果进入他们的城堡，我想应该是“犯法”的事情了吧。我妈妈制定的“法律”。她不解：“为什么你不能待在家里呢？”每一次我走到门外，她都会叮嘱我小心。可我认为，她只是说说罢了，实际上她是有多关心呢？在她想起我的时候，或许心里是在想别的什么人呢？

对此，我产生怀疑。不管怎样，男孩们现在还拥有城堡吗？或许在很久以前，都被毁坏了。毕竟这只是一个用枝条、毛毯和树叶设计而成的木制城堡。这种东西通常都很脆弱，无法永存。

并且，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，过去我并不知道。我肯定的是，并不是因为昔日的天真。

其实要变得可怕很简单，你只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人，使其成为你身上唯一的个性特点。有的时候我会掐一下路克。路克是我们

家养的狗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的狗你都能随便掐，有的狗是会咬人的。幸好路克年纪比较大，很痴情，对所有人都极其友爱，所以它从来都不会咬人。平常，我都会很宠它、抱紧它几分钟，再突然掐它一下。然后它就会吠起来，并在屋子里打转，寻找那个掐它的神秘人。它甚至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，由此看出，它的爱是多么的盲目啊。可是，假如你拿枪指着我的头问我，到底爱不爱这只小狗？我想我一定会无奈地告诉你，我很爱这只愚蠢的狗。它会永远跟我在一起，并睡在我的床上。

假如你想知道，我就是出生在这个房子里，和这只狗尤其是这两个老师住在一起。这是一栋蓝色的房子。从外表看上去，你肯定会觉得它像一张脸，这是它窗户设计的方式。窗户构成了它的眼睛、它的鼻子，而大门则像是它的嘴巴。每一次我回到家，都会跟它打招呼：“你好！房子！”从我记事起，每天都会这么做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对着它讲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比打招呼好一点，不过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有自己的秘密，以后还会有更多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看到一个故事：一个小女孩死了，人们解剖她的尸体时，发现她肚子里面有一块金色的盒坠以及鸟儿的羽毛，没有人会明白。这个女孩正是我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除了那些在我肚子里面找到的东西之外，其他的事情谁知道呢？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我看了一眼正在看书的他们，我想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变成石头了。那个真正坐立不安的人在哪儿？我问自己。难道是我吗？接着，我看到书上下移动了一点，知道爸爸和妈妈正叹着气感谢上帝。路克像一摊较大的毛皮躺在地毯上睡觉。突然，这家伙放了个屁，一只眼睛弹开了来。它心想，噢！那是什么？谁在那里？如同一只看门狗，它无法区分什么是屁，什么是窃贼。而且它又懒得去调查、研究。只要不是偷它睡觉的地毯，其他有什么关系呢。我完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。看来，动物精神治疗师的工作非常适合我。不过，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动物就是鸟类。

鸟是动物世界的疯狂者。你曾经观察过它们吗？天啊，它们真的太疯癫了！哪怕它们在唱歌，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它们。

我讨厌这种安静的氛围。除了散发着狗屁的臭味之外，别无其他。我几乎感觉自己快成了一个失去听觉的人。在我这个位置的人开始思考问题、死亡。关于死亡和时间，为什么有时候在晚上，我会感到害怕呢？坐在这里，看着他们两个人在看书，几乎没有呼吸，只是上下移动这些书，就像海面上的漂浮物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妈妈喝醉了，可是谁会管她呢？还是闭上嘴巴，顾好自己就行了，我心想。《她是一个在巴黎的自由人》。这是一首只要家里有音乐，妈妈一定会唱的歌。当然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噢！无边无际的距离！我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。每当想起它，我总是整晚整晚地失眠。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思考无穷无尽的东西？千万不要。这比思考鸟类更糟糕。你会告诉自己：想象空间的尽头、宇宙的尽头，在尽头的尽头是一堵墙。可是你的思路还会继续：那堵墙背后是什么呢？即使是固体墙，也会是一道永远延续下去、永无止境的实心墙。如果我被这个问题卡住了，就会抓狂地从头上扯几根头发下来。而且是一次性拉扯。这样不会很疼。你必须拥有像外科医生般的手指，将头发分开，确保手指间只有一小绺头发，然后再用力将其拔下。由于在这个“手术”中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所以才能防止你思考其他问题，令你冷静下来。

爸爸正在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，妈妈看的是庞德的《散文选》，主要看概要。她光着脚丫，他穿着鞋子。如果你问我，我会告诉你他们就是火星和金星。而我则是地球。他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。

如果我手中有一束头发，通常我会将一部分冲下厕所，另一部分保留在一个罐子里。我知道这样做比较危险，因为如果有人找到这些头发，会利用它们制成一个娃娃，代表我，然后我就会永远受到他们的控制了。

假如他们烧掉这个娃娃，我会死，接着消失。永无止境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不要再瞎折腾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交叉双腿。“难道你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吗？”

又是书。我简直想大叫。我只喜欢看有趣的书，但我不想以此为生。“我正在思考。”我回答道。

妈妈说，我用那样的眼光盯着她看，让她有点紧张不安。问我为什么不去睡觉。

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那时我还没有出生。但是她的照片可以证明。爸爸说，妈妈以前非常美。此时，她看起来好像哭过一样，只不过是一本读物罢了。她一直为每个页面评分，并潦草地记着笔记。如果她哭了，我几乎没有反应，我不是那种会追根究底的人。如果她想哭，我不会因此有任何想法。因为她总有很多理由。
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我问过她。“写本著名的小说。”她回答道。我之前不知道她那是开玩笑。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她真的在写小说，我甚至幻想自己在这本书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

“上楼去，”妈妈说，“你该洗头发了，你上一次洗是什么时候？”

她总喜欢在爸爸面前令我难堪。爸爸是一个想方设法保持自己外在美的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虽然他不会在意我的头发是不是很脏，但是你永远都不会希望在他这样的人面前，被人指责像一个油脂球。他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好似一只猫。

“我昨天才洗的。”我反驳道。

妈妈转身对着我，眯着眼睛，那种眼神似乎在说，马蒂尔德，你就是一个肥胖的大骗子。

“爸爸，晚安。”说完，我立刻跑到楼上去。

“晚安，”他说，“做个好梦。”这是他一贯的风格。不过听到这句话

我依然很开心。至少能传达点什么。

“记得洗头。”这句话是妈妈从楼下传来的尾声。

妈妈真的很有趣，她要么什么都不说，要么就想操控这一切。你永远不会知道妈妈到底想怎样，我也不知道她怎样做会比较糟糕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妈妈总是保持沉默。明天我会打破另一个盘子。我已经计划好了。

走进房间，看着镜子。我心想，人们能够时刻保持同一张脸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。难道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很显然，人们总是在变，无论是脸，还是其他一切。每过一秒钟，人们都会变成不一样的人。这是无法阻止的事情。时钟在滴答滴答作响，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但是心中有一种疑惑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又会变成什么人？有时候我希望时间能够加速，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变成长大后的样子了。

照完镜子，我将一些纸和几本书排好放在桌子上，与边缘对齐。并确保每一件单品没有彼此接触到，间隔也一致。当然，我只是估计了一下，并没有用尺子或其他东西测量。将物品排列好的习惯我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，就像拔头发一样。从根本上讲，这是一种对抗无穷无尽的魔法。

爸爸走进房间时，我正坐在床上。或许我待在这儿已经有一个小时了，谁知道呢。

“我本来要去洗澡的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我忘了。”

他坐在我身边，努力看着我，因为他不擅长这样做。他的眼睛在闪烁，好像很怕我似的。过去，他经常抚摸我的头发，但那已经是一百万年以前的事情了，当时我只是个婴儿。不过，此时我依然感觉不错。只有我们父女俩坐在一起。突然，她出现了，头靠着门。

“我就知道。”我说。她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是妈妈。

“你们还好吧？”她问道。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问题。虽然我希望是，但的确不是。

爸爸起身要走，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脏头发，我以为我会感到羞愧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。这是变坏的一种表现，无所谓！同时，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变坏的点子。就是一个人的妈妈可能会用她女儿的头发制成娃娃，然后扔到火里面烧。她亲眼看着这些火焰将娃娃吞噬，然后手舞足蹈，开心地去睡觉、做爱，将一滴滴香水喷洒在被单上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她什么都干得出来。

不过请不要误会我。我一直都很爱我的妈妈。我只是把她放在心里。

问题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不能爱她。因为爱一个轻视自己的人，会让我感到很屈辱。而她恰巧就是这种人。有的时候你只要观察她看我的眼神。那时，她不再是一个妈妈的样子，而只是拥有一张脸蛋的行星。但爸爸，至少还有一双手。

“晚安，妈妈。”我说，“晚安，爸爸。”他们就这样离开了，千万不要对此表示怀疑。走出去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我只知道，我并不累，我不会立刻洗澡，也不会阅读那本无聊的《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》课本。我只会坐在床上，想拔头发就拔头发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

六根头发，棕色的。但当我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头发从头皮拔出的部分是红色的。像是另外一个人的头发，一个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人。她就像新芽一样逐渐生长出来。看到这个我一点也不害怕。实际上，我一直在期待她的出现。

我知道你在自己的处境下看不到任何东西。

你不得不相信我。

第2章

一星期前，学校又开学了。我很高兴，自己最好的朋友安娜·麦克道格尔成了我的同班同学。总的来说，今年同学们分班的结果挺有趣的。除了安娜之外，没有人和我的生活存在其他关联。不过列一张人物表格，也不是件坏事。我会以简略图的形式展示给你们看。

利比·哈里斯的鼻头上长有一颗灾难性的痣。对她而言，的确很可惜，毕竟她是一个文静、善良的女孩。不过，她父亲是一名律师，所以最终她有可能会做整容手术。

萨尔·韦拉佐几乎是学校里面最胖的人。他黑黑的头发，像擦了鞋油。他经常认为自己是一个摇滚明星。他彻底疯了。

苏·弗莱什曼是一个个子很高、头发微髻的女孩。她从来不走路，而是像穿了轮滑鞋一样，在地板上滑行。虽然在我们看来，这种行动方式很无聊，但是男生们非常羡慕。

芭芭拉·布拉德利的身上总带着零食。即便她在上课的时候吃，老师也不会阻止她。由此推断，她身体应该有病。

虽然杰克·德莱尼是我敬佩的人之一，但我们从未说过话。他有一件T恤衫，上面的涂鸦是一只丑陋的猴子。他应该是一个对性上瘾的人或以后会成为这种人。

米米·布罗克顿是一个瘸子。我经常没事就盯着她看，总看不腻。她的头发是红色的。我知道，我本不应该说她是个瘸子，但这个形容最恰当不过了。

唐娜·拉沃拉自从来到这所学校，已经退学好几次了。这个人今后在生活中也不会有什么成就。

马克斯·奥弗梅尔看起来像是住在一个木屋里。身上总散发着一股怪味。或许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吧。

艾亚德·塔吉拥有洁白完美的牙齿，但他难得张开嘴巴大笑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不爱笑的人。他似乎来自中东地区，具体哪个国家我也不确定。

玛丽·昆塔斯据说具有很好的唱歌天分，不过我听过她唱歌，觉得一般。她想跟我结拜姐妹，但我不感兴趣。

朗尼·泰森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宇航员，拥有很好的身材。

布鲁斯·塞拉斯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听同学们说他懂魔术。可惜，我曾看到他跟卡罗尔·本顿聊天。

克里斯·比布，又名吉布，开学的时候我看到他皮肤被晒成了棕色，不过这丝毫影响不到他的帅气。

当然，还有可爱的安娜·麦克道格尔。我跟她非常要好，交情很深。稍后我会介绍更多关于我们的故事。

凯莉·格雷伯的牙齿参差不齐。我怀疑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她比较擅长体育。

丽莎·米德，每天都吃猪肝香肠！

卢卡斯·伦顿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人，但又不是白化病患者。每当他讲话的时候，双手都会发抖。他就像一头羔羊，个子非常矮小，让人有一种想把他提起来的冲动。

阿维·高什是唯一一个比我聪明的人。他拥有一双女孩子般柔弱的眼睛，但他非常自信，家境富有，偶尔会穿凉鞋。

或许有些人我忘记了，但如果真是如此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有的人就像幽灵一样，令人捉摸不透，或者即使相处下来，也觉得很模糊。

无论如何，每天有这么多风格不一的人围绕在身边感觉真的很奇妙。有时候我会观察他们，把这当成《动物星球》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活着、饿着。有时萨尔·韦拉佐会滔滔不绝、唾沫飞溅地给大家讲故事。早上上课前，大家在同一时间交谈，产生的噪声如同收音机卡在电台之间。当然，不止是两个电台，几乎有一百个。你搞不清楚每个人都在说什么。听起来甚至不像英语，而是沸腾的泥浆产生的泡泡。如果听的时间过长，会令我感到很烦躁。可能这就是地狱的声音吧。我曾经在一部电影里面见过地狱，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。我不得不把电视关了。

第3章

我有一个姐姐，她已经死了。我之前跟你说过这件事吧？我肯定说过，只是你忘了，你并不明白我当时的暗示。

我姐姐叫海琳。海琳和马蒂尔德。每个人都说我们长得很像。《白天与黑夜》是很有名的表达方式。虽然我是妹妹，但感觉还是颠倒了，海琳先走了。

她是一年前去世的，在我脑海中，事情似乎发生在五分钟之前。早上，偶尔又会觉得她并没有死。那一刻我脑袋一片混乱，但很快，就会回到现实中。她的确死了。

出事的时候，她只有十六岁。实际上过几个月她就十七岁了。她的穿着，有时会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大。她走路的姿势非常优美。不认识她的人可能会觉得她在卖弄，其实这是她正常的身体摆动方式。还有她的双腿。妈妈曾经这样形容：她的双腿可以从这里伸到拉斯维加斯去！

我对姐姐海琳的记忆是从婴儿时候开始的。我曾经跟妈妈说，我记得海琳小时候抱着我跑动，然后翻过栅栏的情景。妈妈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以为我疯了。

“什么栅栏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一道白色的栅栏。”我说。

听到我说这些话，爸爸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“别说了。”他阻止道。然后说了那句他很喜欢的话。

我经常想起姐姐海琳，但基本上我不能谈论她。当然，是不能跟爸